

跌宕文史·鐵筆交輝

游國慶

王壯為先生的書法與篆刻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這是孔夫子自謂之語，也可當作王壯為先生藝事耕耘、處世為人的一生寫照。民國一〇四年十一月廿一日至翌年元月廿四日，在中華文化總會文化空間展出「跌宕文史，鐵筆交輝—王壯為書篆展及其傳承」，國立故宮博物院作為協辦單位，精選壯公具代表性的篆刻作品十四件，計石印十三方（一件為兩面印）參展，以壯公在書法篆刻之鉅大成就，及其於臺灣印壇之深遠影響，自當藉此篇幅略作推介，以饗讀者，並期踴躍前往觀展。



壯公簡歷

王壯為，本名沉禮，以字號行，晚號漸齋、漸翁、忘漸老人等。一九〇九年元月廿八日（農曆正月初七）生於河北易縣，一九九八年二月廿日逝世於臺北。幼隨塾師觀覽歷代畫冊、碑帖、文玩；隨父親參與雅集，故於文人書畫夙有感悟，此樂好遂伴

其一生，翫而老焉。（圖一）

十二歲，父教刻印，模仿《小石山房印譜》、《趙之謙印譜》，中學時雅好西方藝術，唯父母相繼過世，遂返家服喪，期間研讀古籍，臨帖治印。二十歲，入北平京華專西畫科。三年後因家道中落，返鄉協辦小學，推動女子教育。一九三五年考入北平市

政府社會局科員，重習書法，《淳化閣帖》、《三書跡》，勤臨「蘭亭序」。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投身軍旅，隨軍遠征印度、復返重慶，任中校秘書，以待遇菲薄，在小梁子街「鑿山骨齋」處用「王壯為」名掛牌刻印，以補家用。西漢揚雄稱「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先生反用其



71歲 紙本「嘉樂永寧」、「吉語四字集侯馬盟書。漸齋老學七十一歲」 1979 篆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1 臨西漢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昔之得一者…昔得一者…」私人收藏



圖四-2 71歲 「守之于為」印 「集春秋《侯馬盟書》原跡字，刻宋賢程伊川《四箴·動箴》中句，己未（1979）白露，浙翁壯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3 71歲 紙本「嘉樂永寧」、「吉語四字集侯馬盟書。浙翁老學七十一歲」 1979 篆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王壯為留意新出土之文字的創作

壯公與書

書，一指讀書之書，一指書法之書。

壯公好讀書，幾近無所不讀，無時不讀，晚年病忘，亦持卷不輟。博聞強記，故於歷代詩文、書畫、印壇、文房用具、近人軼聞，無不熟稔。又因讀書識古，嫻習於歷來漢字各種形體之遞嬗演變，儼然一漢字大玩家！（註二）（圖二）

壯公以能書名，楷行草、籀篆、漢金文，均盛傳於世，唯分隸創作較少，晚年留意新出土文字，則更有東周晉系、楚系之古文奇字，與西漢簡帛古隸之作。書體書風之多，非僅為渡海來臺書家之冠，亦恐為百年來書家之翹楚。

書法之作以筆、墨，其驅遣之文字則為漢字形體之詩文，故不讀古今書，無以識漢字形體之豐富；不習古典詩文，無以撰聯和詩、題跋志記，此兩種「書」之交融生發，乃成就一大書家不可或缺之必要條件，吾人但觀被評為天下第一、二、三之行書——王羲之《蘭亭集序》、顏真卿《祭姪文稿》、蘇東坡《寒食詩》，皆以至佳至妙之筆墨書跡，錄下至性至美之

詩文辭章，即可知「讀書」與「作書」之密切關聯性。

故壯為先生以書、印、詩、文，聞名於世；又以人品之真率、酒品之醇厚、學品之孜孜不倦，為其藝事之最佳支撐，亦最為師友後生所稱道。

其書法，早歲自顏柳入手，後學晉人行楷，於二王蘭亭、十七帖、褚遂良用力極深，後參漢魏碑刻、趙孟頫、文徵明、王鐸，並喜沈尹默筆勢，融會轉化，自成一格。（圖三）

六十歲後，留意新出土之先秦兩漢文字：山西侯馬—春秋晉國玉石盟誓書、河北平山—戰國中山國銅器刻銘、安徽壽縣—戰國《鄂君啟節》、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簡（帛）書、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帛書老子與竹簡遺策，深入探究筆法、集為聯句、吉語、箴言，以展現於其書法、篆刻中。

清末民初因新發現之文字資料，而開啓「甲骨文」、「漢簡」新書風，壯公所為，則引領藝壇開出「侯馬古文（科斗書）」、「楚系簡帛」、「中山銅銘」、「秦漢簡帛」等新書寫風潮，至今仍方興未艾。（圖四）



圖一 王壯為71歲小照 李義弘攝 引自鄭芳和，《雄健·醇美：王壯為》，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4年12月，頁6。

義——吾乃壯夫，偏要為之。時重慶人文薈萃，明眼人多，故索刻者甚夥。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移任廣州市政府，廣州乃通商口岸，人才薈萃，流傳之古文物亦豐，先生始大量收集研究，並結識當時廣東重要藝文人士如關山月、丁衍庸、馮康侯等，胸襟為之開闊，印風亦受黃牧甫影響。

一九四九年來臺，於教育廳服務。次年陳誠任行政院長，需才孔亟，先生受薦至行政院長秘書處，兼總統府官印篆鑄審核。一九五四年陳誠任副總統，先生轉任副總統室機要秘書。陳誠逝世（一九六五）後，復

轉交通銀行總行管理處任秘書，直至退休（一九七六）。

初住臺北牯嶺街，因有戰後日人遺留之大批新舊書籍、書畫、碑帖，散見書肆，公餘之暇，流連蒐求，嘗得日本平凡社《書道全集》、《書範》雜誌，先奏金文、漢魏六朝碑刻珂羅版印本等，於了解漢字書法發展史與漢字文化圈（中、日、韓）之文字特色及其演變助益甚大。

是以接連許多大學聘其教授書印：省立臺灣師範學院美術系專修科（一九五一）、臺灣藝術學校教授篆刻（一九五八）、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教授書法史研究（一九六二），一九六七年復擔任中華學術院書學研究所所長，作育英才無數。又歷任各美展、文藝獎及中山文藝獎之書法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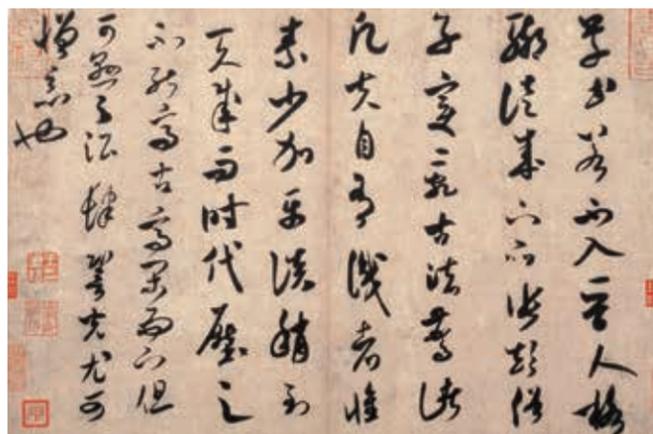
圖二 77歲 「中國文字一大玩家」印 引自《雄健·醇美：王壯為》，頁100。歌云：「懷碩謂我為『中國文字的大玩家』，八字未經人道過，而環顧古今，此類玩家竟不易得，亦奇已。第二乙丑白晝後日，浙翁七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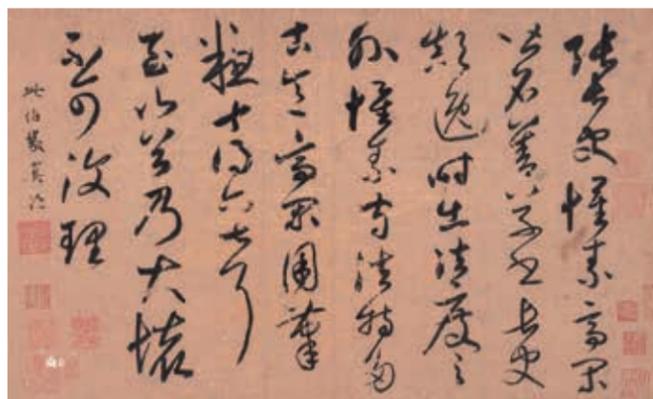
圖三 52歲 日月潭教師會館興建記 楷書 引自王壯為，《日月潭教師會館興建記》，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4年12月。



圖五 54歲 亂影書 二件 引自《雄健·醇美：王壯為》，頁125。



圖六 宋 米芾 書論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元 鮮于樞 論張旭懷素高閑草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於書學之推廣，一九五九年與陳定山、陳子和、李超哉、朱雲、丁念先、張隆延、傅狷夫、曾紹杰、丁翼諸君組成「十人書展」（後丁念先逝世，加入丁治磐），定期展覽，以收切磋砥礪之效，更有為社會大眾示範之教育推廣意涵，是臺灣五〇年代後段至七〇年代最具分量的書法團體。（註三）

一九六二年十人書展第四次聯

往後的書法作品中類此創變之作卻極少再見，或歸因於其體會到米芾論書「貴自然異，不貴故作異」的傳統書藝本質，故求於漸悟的量變中冥契頓悟的質變，茲以米顛與鮮于樞的草書論書帖語，可以回證米氏所把握的書法本質：

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歷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鞏光尤可憎惡也。（米芾草書《書論書》）（圖六）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顯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鮮于樞草書《論張旭懷素高閑草書》）（圖七）

「古法」、「平淡」、「天成」、「高古」、「法度」、「守法」、「古意」這些辭彙用在一個在當時最具開創性的懷素身上，乍看來是何等的不協調，但它卻意味著傳統書法的本質精神，亦即唐僧懷素在其極其誇張的

展，先生展出「亂影書」——在紙幅上用濃淡墨多次書寫，不避重疊交錯，作品一出，引發熱烈討論。同道持否定意見者多：「自找麻煩」、「多此一舉」、「就作畫觀點，應屬墨藝一類遊戲之作」，而先生自視為大膽嘗試，認為寫字也當像繪畫一樣，拿出勇氣去開拓，去「推陳出新」，以突破前人藩籬。這一幅創新書作，從其用筆線條之敷設，用墨濃淡之安排，

形式之下，最重要是契合了晉人「高古法度」中所蘊涵的「平淡天成」，而不是張旭的「變亂古法」、「時出法度之外」。米芾論書「貴自然異」，即「平淡天成」；「故作異」，即「變亂古法」、「時出法度之外」。

壯為先生幼習西畫，對西洋近現代畫派的創變自甚為熟悉；後觀日本每日新聞社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所辦書法大展之各種書寫形式變化，故有五十四歲時「亂影書」之嘗試創作，厥後雖罕動念於形式之開新尋異，然一旦與日本書道界交流，又不免觸動其創新之念。在其退休日記《石陣鐵書室丙辰日誌摘鈔》（時六十八歲）中可以見知箇中、心跡。

青山衫雨寄贈書道二十人展及日展特刊，閱之使人再動作書創新之意。（《摘鈔》一月廿日）

看沈尚賢書法展覽：尚賢之書極力擺脫時貌，大有筆不驚人死不休之概：為人狂而可取，為題八字云：「神出古異，力戰俗淫」。（《摘鈔》十月十五日）

定公懷友詩：謂我「著意狂」，真

不難窺見先生植基於傳統再尋出發之負責態度。確實使書法藝術有了更多的「自由意境」（曾約農語（註四））。（圖五）與此同時，先生也在《暢流書苑》撰〈毫墨樂章〉一文，表達其創作理念：「我想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其最終極的目的，如果竟是『學似他人』，這種情形，無論如何，總不應是自己所甘願的」。

讓現代書法界詫異的是，先生

知我者也。：戲答二首：「米家書貴自然異，陳公詩判著意狂，是異是狂俱可味，莫論橄欖或檳榔」，（自註）米老論書貴自然異，不貴故作異，著意狂殆故作異之類也。（《摘鈔》十一月十八日）

先生慣用狼毫硬筆，早期行草以帶側筆勢，作鏗利峻峭風格，以傳統二王帖學一路為基，在清健流麗形貌中，奔瀉出一股北碑雄強氣息。晚年漸趨樸茂，參以篆刻鐵筆之錯落斑斕，形成蒼莽適逸的書風。在用墨的乾濕、濃淡、潤燥對比；用筆的疾遲澀進與中側鋒轉換；以及在間架、結構、章法上之屈伸避讓、對比呼應，均極其自然老到、渾然天成，信所謂「自然異」、非「故作異」之造作所可企及也！

其對壯年老年書風之差異，《摘鈔》九月十四日記有段精彩的自評：

上午作字，總不如意，年老無復壯時精力，是為主因。老筆含蓄，為壯歲所不能；壯筆驟悍，亦非復老手所可致。今日欲求橫霸，竟不可得，非橫霸之可貴，乃不能橫霸之可怨也。自



圖九-1 64歲 「取諸象外象證以心中心」印 漢篆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2 69歲 「多讀補多忘」印 草書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深微，其中如〈中國書法文字的合一與分離及其藝術性質〉一文，首次對書法體勢與內容（文字）之互動關係，作出細膩探討。

另發表於國際漢學會議之〈漢唐間書法藝術理論的發展〉（一九八〇）、中國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書法中之筆法源流〉（一九八〇），亦頗能為書論研究樹立標竿。

先生書論往往洞見肯綮，執要不繁，「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故夙為藝術界所欽仰。

壯公與印

先生長年習印、治印、玩印，又因鬻印而有「壯為」之號——乃反用揚雄《法言·吾子》之典：「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摘鈔》五月六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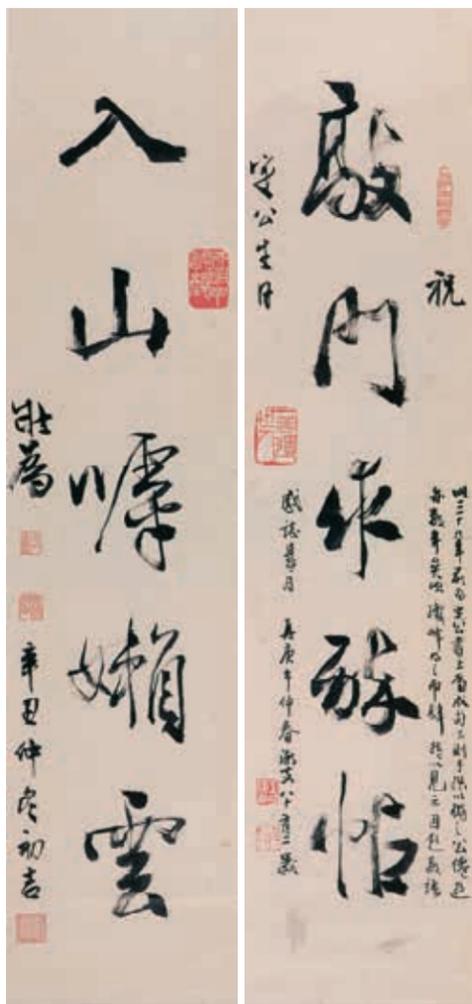
得十之（張隆延）函，謂「日下治印，弟以為百年前後，唯兄獨尊」，語恐誇大，唯論百年中印人，亦不應外王壯為也。

可知先生亦頗自負於治印一道，厥後終其一生即以此「壯為」名號行世，不為無因。

先生早年取法院浙諸家、古璽秦漢印，深植根基。後於趙之謙、黃士陵追擬較多，復兼取吳昌碩之樸茂，晚年更加入上述新出古文字，故所刻印風，面貌豐富，甲骨、金文、簡帛均能入印，或潔淨典雅，或雄渾蒼莽，極富筆情墨趣。其以漢金文、草書於印側作長篇邊款，使刀如筆，尤令人稱絕。（圖九）



圖八-2 82歲 行草書五言聯 1990 26×93×2公分 林瓊峰收藏
「敲門求醉帖，入山呼嬾雲」、「瓊峰得余廿九年前書此五言小聯，又贈熊毫筆，即用以再為書之。時易其殊，聊堪覽味耳。再庚午書。易水王壯為八十二歲。」與前作相差29年，題款誤記為「卅九年前書」



圖八-1 53歲 行草書五言聯 1961 23×96×2公分
1990, 82歲加題 林瓊峰收藏
「敲門求醉帖，入山呼嬾雲」、「祝定公生日。壯為辛丑仲冬初吉」、「此三（按：當為二之誤）十九年前為定公書。上為成句，下則子撰以耦之。公德遊亦數年矣，頃瓊峰得之市肆，持以見示，因題數語，感誌歲月。再庚午仲春。漸雙。八十有二歲」

評壯時書風為「驟悍」、為「橫霸」；老筆則趨於「含蓄」，而「年老無復

壯時精力」，頗堪玩味。（註五）又先生嘗書一行草對聯：「敲門

求醉帖，入山呼嬾雲」，「辛丑仲冬」（一九六一），五十三歲書，瓊峰得之以示先生，「又贈熊毫筆，即用以再為書之。時易其殊，聊堪覽味耳。再庚午：王壯為八十二歲」（一九九〇），故知二作相差廿九年（題款誤記為「卅九年前書」），兩相比較，可證前言也。（圖八）

壯為先生一生理論和創作兼長，書法與篆刻相發，傳承古賢、啓迪後人，在當時貧瘠的書學環境中，其大量的書史、書論文章，是書印界研習的重要參佐資料。舉其犖犖大者，如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於大華晚報副刊連載「墨談」廿餘篇。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於《暢流》半月刊連載「暢流書苑」凡七七篇。一九六五年《書法叢談》出版、一九六七年《書法研究》出版（再版多次）。一九六八年一月起至翌年十二月，於《暢流》半月刊連載書論「書林」。一九七三年四月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為《中央月刊》撰寫「書法講座」。尤以《書法研究》、《書法叢談》二書具現其對書法全方位的掌握與觀照

鐵石朱墨心情

壯為先生十二始識篆書，先君林若公實贊其勸之及今六十五年仍日誌朱墨墨為位近廿年，亦幸刻石自銘石在，人皆以為有學，不少此之書，魚目混珠，每筆筆，每二日不書，便覺思滯，是此亦非，惟精力健，思者筆印心，借之遠，易於心，心乃自，此亦猶未之謂，自其與此，心也，領之相，境皆有所玩，而最堪玩者，為一忘，幸蓋而忘，忘之固，是之自，吾者忘之，此記，水石，空，忘之，篆，既去，尤高，商，近，年，古，目，眸子，中，破，一，洞，不，能，取，光，以，自，小，全，皆，在，目，極，而，之，花，破，珠，仍，能，治，細，古，之，篆，之，家，自，刻，聲，價，非，青，田，壽，山，佳，凍，不，下，刀，者，亦，矣，余，則，以，偶，獲，之，還，羅，雞，林，石，脚，之，不，材，非，品，者，磨，平，一，面，因，自，然，之，光，似，盲，而，非，全，盲，左，目，賴，有，老，花，玻，璃，仍，能，刻，治，細，字，世，之，篆，刻，家，自，詡，聲，價，非，青，田，壽，山，佳，凍，不，下，刀，者，多，矣，余，則，以，偶，獲，之，還，羅，雞，林，石，脚，之，不，材，非，品，者，磨，平，一，面，因，其，自，然，以，施，寸，鐵，似，此，又，詎，非，一，得，乎？余，故，久，已，病，忘，無，復，復，理，然，忘，固，不，妨，於，讀，讀，亦，不，計，其，忘，故，又，日，與，書，借，且，頗，得，片，時，之，樂，遇，佳，句，雋，語，之，可，為，印，文，者，持，文，擇，石，布，白，刻，鏤，浩，然，自，賞，不，覺，又，忘，其，老，矣。茲，略，選，半，年，來，自，遣，自，藏，之，作，先，以，著，之，此，小，冊，中。（圖十）

圖十 《喜年小冊》之「鐵石朱墨心情」 引自薛忠揚編，《喜年小冊》，個人自行印製出版，1985年。

範學院教「篆刻」、五十歲兼課國立藝專、五十三歲與同好組成「海嶠印集」、篆刻專輯的出版則有：五十五歲《玉照山房輯印》、六十歲《玉照山房印選》、七十三歲《石陣鐵書室印拓選存》、八十六歲《石陣鐵書室壬戌朱墨印拓》。

當代印人作圓朱文、工整漢印者，往往不能為樸茂爽利若昌碩、白石風；而作大寫意奔縱雄渾者，又多無作工細謹嚴印貌之沈靜功力，唯獨先生能工致、能縱放：能婉秀、能蒼雄，創作既精且豐，非但「論百年中印人，不應外王壯為」實則「百年前後」，「唯」先生「獨尊」也！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王北岳、李大木拜訪王壯為和曾紹杰兩先生，商量籌組印社。王壯為提議社名為「海嶠印集」，十餘年間籌辦許多活動，篆刻遂逐漸成為顯學，直至一九七五年九月成立「中華民國篆刻學會」，並於學會年刊陸續撰寫文章：第一期〈印章·篆刻·金石·書法〉（一九七七）、第二期〈石陣鐵書室篆刻邊跋錄〉

（一九七八）、第三期〈讀飛鴻堂印譜筆記〉（一九八一）、第四期〈齊白石早期刻石及家藏印譜之研究〉（一九八二），以引導後輩進入篆刻世界，從而帶動臺員地區書印風潮，居功厥偉。

篆刻與書法密不可分，故先生嘗撰聯云：「紫玉書囊金樽醉客；丹砂照席鐵畫驚人」（《摘鈔》三月廿日）、「書品未定，聿臘已久」（《摘鈔》八月十六日）。刻自用齋名印曰：「石陣鐵書之室」，印側加草書跋語云：

右軍謂紙為陣，印人以石為紙，是「石陣」也。書家以筆作書，印人以刀作書，是「鐵書」也。毫楮之外，寄之鐵石。又覺「鐵畫」成語，微隔一間，丙辰秋月命此室名。（《摘鈔》九月十六日）

又為長詩六十四韻，結尾四句云：「入老迂徐值退休，高吟健啖更何求？鐵書紙陣還多暇，樂事惟當付臥遊」（《摘鈔》十月廿四日）。凡此，皆可見出一位高明的書家，如何使刀如筆，在方寸印面裡，盡情縱橫馳騁，又在印側邊幅上，恣意施展其奔

逸草勢與典麗漢篆，而詩、文寄興，亦娓娓道敘於其間，極致其迴環深情與人生感懷，是印、實書、復兼詩、文，而人品之真率、酒品之醇厚、學品之孜孜不倦皆在焉，此乃古今書家所未曾，亦歷來印人所無有也！

壯為先生七十七歲時曾刊印「喜年小冊」一書，收錄昔年摹古小畫，復以蠅頭小字加題，今我與舊我對話，往事如煙，恍然一夢！又自署「鐵石朱墨心情」：

漸齋年十二始識篆刻，先君林若公實獎勵之，及今六十五年，仍日與鐵石朱墨為伍。近廿年來，年輒刻得百餘石，應人者多，自娛者亦不少，此事與書畫略同，每輒成癖，所謂「一日不書，便覺思滯」者是也。老來機能精力俱退，書筆印心借之遷易，非故作老，乃自然老，亦猶米老所謂自然異，非故作異也。顧老相老境皆有可玩，而其最堪玩者為一「忘」字，蓋可惡者忘之，固是一得；可喜者忘之，亦詎非一得乎？空默之義，脫或尤高爾。

近年右目眸子中破一洞，不能聚

光，似盲而非全盲，左目賴有老花玻瓈，仍能刻治細字。世之篆刻家自詡聲價，非青田、壽山、佳凍不下刀者多矣，余則以偶獲之還羅雞林石脚之不材非品者，磨平一面，因其自然，以施寸鐵，似此又詎非一得乎？余故久已病忘，無復復理，然忘固不妨於讀，讀亦不計其忘，故又日與書借，且頗得片時之樂，遇佳句雋語之可為印文者，持文擇石，布白刻鏤，浩然自賞，不覺又忘其老矣。茲略選半年來自遣自藏之作，先以著之此小冊中。（圖十）

壯公與酒

壯為先生好飲酒，云：「酒可以滌愁，可以發興，令人清，令人豪，皆書人所喜也」。又云：「平生最樂千場醉」、「一富在傾危」、「酒驅神遇筆無端」，可知其飲酒與書法、篆刻，密不可分。「喜年小冊」書末附「自題第二乙丑春間小照」詩有句云：「耽書略有詩幾首，覓句每憑酒半壺」，可以為證。

其酒印亦多：如「腸腹經年酒

洗淘」（一九七二）、「醜醜之神」、「以交酒茗」（一九七四）、「非書不坐唯酒為涯」（一九七五）、「蓬壺獻（嘯）傲」、「酒抵墨濃」（一九八一）、「酒券」（一九八二）、「放浪麴孽」（一九八三）、「醉筆得天全」、「酒驅神遇」、「醒則天真全」、「醉後安知草聖傳」（一九八五）、「對酒含情」、「一觴一詠」、「醉醒離合存好寓留」（一九八七）、「醉醒嘆喜之間」、「八三被酒」（一九九一）等。

先生好飲酒，卻不縱酒。《摘鈔》一月初八日，記與莊嚴、莊伯和、臺靜農、夏德儀晚宴，諸公「聞酒之興不減，我以『飯時飲酒宜從容』之言微制之」（六十八歲）。

酒宜友朋歡讌，也能助興覓句，書印創作。故先生從不諱言貪酒，幾則「公告」文字，具見其率真之至性（註六），與鄭板橋書畫潤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其人品、酒品、學品皆寓焉。

壯公戊辰（一九八八）八十歲時又有「行草書七言聯」云：「少使

附表一：壯公篆刻作品

精選參展之壯公篆刻作品十四件（一件為兩面印），計石印十三方，均見於《王壯為書法篆刻圖錄》（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九十年初版），其目為：

			
一笑遺世人（兩面印） 5.8×4.2公分，53歲刻 頁32	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兩面印） 6.9×6.9公分，53歲刻 頁32		願與梅花俱自新 4×4公分，60歲刻 頁37
			
作靜觀得靜習 2.65×2.65公分，66歲刻 頁39	老好嬉 3.3×2.1公分，67歲刻 頁39	多讀補多忘 4.9×1.8公分，69歲刻 頁40	不參悲喜不可榮辱 3.7×3.3公分，70歲刻 頁41
			
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輸古 3.7×4.6公分，76歲刻 頁45	似即不是不似又不是 2.5×2.5公分，77歲刻 頁46	不負壯夫償老學 4.8×4.8公分，77歲刻 頁47	八句機趣 7.5×2.9公分，80歲刻 頁49
			
老來每覺古如今 7.8×4.2公分，82歲刻 頁50	醒後卻書書不得 4.1×2.6公分，未署年款，疑在80歲左右刻 頁51	肖形印 3.8×3.9公分，未署年款，收入《玉照山房印選》卷四，故當在60歲以前刻 頁51	

- 按：壯公七十七歲自刻「中國文字一大玩家」印，款云：「懷碩謂我為『中國文字的大玩家』，八字未經人道過，而環顧古今，此類玩家竟不易得，亦奇已。第二乙丑白露後日，漸翁七十七歲，可見其自得亦自標期之情，唯『中國文字』涵括滿文、藏文等，不若『漢字大玩家』一名之精確，故改之。」
- 十人書會為戰後臺灣第一個書法雅集團體，書會主要活動時間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間舉辦過十屆聯展。
- 參陳其銓，〈中國書法的新與變〉，一九六一。
- 按：壯為先生於丙辰歲（一九七六）退食自公，翌年，整理日記，刊為《石陣鐵書室丙辰日誌摘鈔》（以下簡稱《摘鈔》），全書娓娓自敘一位六八老人的生活種種——學問藝術達於顛峰、人情世故瞭然於胸，所思所為，渾成老練。有參觀書畫展覽、書法篆刻題畫授課、比賽評審、鑑定書畫、賦詩唱和、撰聯題記、得句治印、濡墨作字、購藏書畫文房珍玩、裁裝夫妻舊鈔石書、起念招收弟子、提契晚輩、獎掖後進、知交遠問、友朋歡譁、以春秋筆法針砭同時人物、學術研究交流、讀書雜記等等，如此豐富多彩的生命形式，正是壯為先生一生的縮影！
- 辛丑年（五十三歲），刊登「以交酒茗」廣告；丁巳年（六十九歲），立一「易酒書例」；己未年（七十一歲），撰「王壯為威關粵酒疏」。

耽書嫺啜墨，老唯謀酒總貪錢」，款曰：「再戊辰清明次日漸叟王壯為八十自撰並書」，以「謀酒貪錢」對應「耽書啜墨」，何其真率坦白，復何其雅馴無稍矯情也！（圖十一）



圖十二 「兩作居」印
2.1×2.1×4.9公分，1990 82歲 私人收藏
邊款：「操作創作，俱吾所喜，以名吾居，作之不已。再庚午歲暮，壯為八十二。」

人或以耽於諸務不得休息為累，壯公則曰：「換工作即是休息」，足證其厭厭其間之大樂也。（先生八十二歲時刻「兩作居」印，邊款云：「操作創作，俱吾所喜，以名吾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壯公一生好學，優遊於書畫、篆印、紙墨、詩文。既樂於治石雕紐、裝潢圖書之工藝操作，亦樂於書印之藝術創作，是真能得夫子「樂之」之精髓者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結語

壯公一生好學，優遊於書畫、篆印、紙墨、詩文。既樂於治石雕紐、裝潢圖書之工藝操作，亦樂於書印之藝術創作，是真能得夫子「樂之」之精髓者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居，作之不已」（圖十二）

壯公又以求知若渴之心投諸書印，故其！「懷新尋異」（謝宣城語）之餘，復能「博涉多優」，將漢字各種書體映現於書法與篆刻的創作之中，使其作品所用字體與書風、印風，俱得有多元紛呈之鮮活面貌，直是「獨尊」於中國「百年」來之書壇、印壇，而「漢字大玩家」之名，先生實當之無愧也

文末，謹撰乙聯，聊表對壯公之崇仰。

四方戎馬鏤文心，覓句酒半壺，信知多忘還多讀，

一代雕龍鑄篆手，耽書詩幾首，益喜漸老得漸全。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圖十一 80歲 「行草書七言聯」：「少便耽書嫺啜墨，老唯謀酒總貪錢」引自《雄健·醇美：王壯為》，頁146。

